

14

临夏市文史资料选

(五)

2814

中国民间政府档案馆
甘肃省临夏市档案馆
文史资料委员会



目 录

金敕赐瑞容佛光塔名牒碑记·····	张思温 (1) >
西北军阀发源记·····	周钰供稿 (11)
我邑清季进士邓隆先生事略·····	石月秋 (18) >
临夏民革组织的建立和发展·····	冯国栋 (20) >
养蜂四季管理法·····	阮国彖 (31) >
漫话临夏市私营工商业的兴衰与新生	陈文清 刘岐山 (106)
临夏市登山缆车·····	摘自市交通志 (132)
解放前临夏古道·····	摘自市交通志 (134)
临夏市解放前军事简略·····	摘自市武装部志 (137) >
临夏市工商业联合会·····	周 钰 (140)
大拱北的宗教特点·····	马雄良 (146) >
河州大报恩寺考·····	寺管会 (148)
临夏民间曲艺·····	王绍明供稿 (150) >
征稿启示·····	文史资料委员会 (163) >

金敕赐瑞容佛光塔名牒石刻碑记

张思温

甘肃省临夏市东北四里山麓下有‘万寿寺’，亦称‘白塔寺’，近称‘宝觉寺’，俗呼‘北寺’，或曰‘北滩’。屡毁屡修。旧有砖塔十二级，传为唐尉迟恭创建。明解缙诗：‘河州城东万寿寺，古碑上有贞观字’者是也。一九二九年阴历五月初十日塔圯，仅余塔基。一九六〇年临夏市折桥公社设农业学校于此，学生平地种菜，于塔基下挖出金贞佑三年（一二一五）敕赐塔名石碑，置之墙下。予弟思溥见而告予，因往同观：石高一二二公分，宽六六公分，厚二〇公分。石质细白，额篆书‘敕赐瑞容佛光之塔’八字，下刻礼部牒，系依原式摹‘尚书礼部行官’字三（上下缺损）

河州华严邑居士齐惠明等请承买慈（半缺）院砖塔名额于本州仓库纳讫银粟宝券见钱须至书填者

牒奉

敕可赐瑞容佛光塔牒至准

敕故牒

贞佑三年 月 日令史李仲章主事郝之才 员
外郎

正议大夫行宫尚书礼部郎中徒单（押字）驃骑卫上将军
尚书礼部侍郎驸马都尉徒单荣禄大夫太子太傅兼礼部尚
书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修国史张

牒文除缺损数字外，余均完整。牒首‘尚书礼部’及‘牒奉敕可’，‘牒至准敕故牒’等字，均大字行书，笔意遒劲。

‘行宮’至‘郝之才’，皆小字真书。后列郎中、侍郎、尚书三衔，字皆扁阔如版刻印刷者。郎中徒单押字不可识。塔名及年月上均有‘尚书礼部之印’，篆字清晰。两徒单皆女真人，名不可考。尚书则张行简、其父讳、其弟行信，均当时闻人，金史有传。额篆两旁云龙饰纹，碑周围莲花饰纹，刻镂均极生动。碑头正中刻篆，即梵文‘唵’字。碑阴无字，碑下原当有趺，未同挖出。

金自置河州(公元一一三一年)至国亡(公元一二三四年)凡统治斯土者百年余，由于穷兵黩武，财用匮乏，甚至出卖寺观名额，以为财政收入。政治腐败可想而知。至宣宗(完颜乌睹补)时，因受蒙古侵逼，又与西夏、南宋相持，势更削弱。卖官鬻爵，无所不至，币制屡更，尤为病民。宝券即贞祐三年以交钞不行而改者，金史谓‘国用之屈，未有若金季之甚者，一切掊克之政，‘靡不为之’。此牒即为明证。

按万寿寺塔，据文献记载，原有古碑，知为唐初所建。今碑不可见，仅有明解缙诗、吴祜河州志、及清初吴之瑜重修万寿宝塔碑记残石可考。而从无言‘慈院’及‘瑞容佛光塔’者。意自贞祐三年以至金亡，仅二十年，改朝之后，或有禁忌，乃瘞碑塔下。又蕃汉僧迭相易主，讳言其事，其名遂泯，或以名额出于买卖，非人所愿，金亡故废。临夏过去历经兵燹，文物遭毁甚多，市郊现仅明碑三数，此碑掩藏七百四十余年，反得保存完整，为历来金石学家所未及知，况于金国典制、地方历史，以及当时文化艺术，可资参证，价值甚大，应加珍视保护。因撮举故实，另为瑣释，并拓而记之如此。

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临夏张思温记 第一次与陶侄释

达理共拓五本。

注释

一、‘尚书礼部行宫。金制：礼部属尚书省，‘礼部尚书一员，正三品；侍郎一员，正四品；郎中一员，从五品；员外郎一员，从六品；主事二员，从七品；令史十五人’。（金史百官志）行宫之制不详，‘贞佑三年七月甲申诏：“尚书省行六部太多，其令各路运司兼之”。（金史本纪）此牒时间，或在运司改兼以后。

二、‘字三’。当为牒文所编字号，以上下缺损，不可卒读。

三、‘河州’。金天会九年，即宋绍兴元年（公元一一三一年），金取宋安乡郡，置河州防御，先属熙河路，后改临洮路。贞祐初河州防御判官名郝遵甫。（金史本纪、地理志、明吴祯河州志）

四、‘华严邑居士齐惠明’。金制：‘僧道三年一试，八十而取一’，‘僧童能读法华、心地观、金光明、报恩、华严等经共五部，计八袈。华严经分为四帙，每帙取二卷，卷举四题，读百字为限。尼童试经半部、与僧童同’。（金史百官志及张玮传）元遗山好问有‘华严寂大士墓志’。所称之僧惠寂即系业华严者，可见金时素有此称，居士齐惠明等既为出钱买牒之人，当为曾受戒而业华严者。

五、‘承买塔名额’。金以穷兵黩武，财政极为困难，出卖官爵名号，竟成一种收入，熙宗完颜合剌皇统二年（公元一一四三年）即有‘许富民入粟补官’之令，世宗完颜乌禄大定初以边事未定，财用匮乏，自东南两京外，命民进纳补官及卖僧、道、尼、女冠度牒、紫褐衣师号、寺观名额’，五年（公元一

一六五年)方罢。章宗完颜麻达承安二年(公元一一九七年),又卖‘度牒、师号、寺观名额、复令人入粟补官’,贞祐三年(公元一二一五年),‘制无问官民,有能率诸人纳物入官者米百五十石迁官一阶,正班任使;七百石两阶,除诸司;千石三阶,除丞簿。过此数则请于朝廷议赏。推司、县官有能劝二千石,迁一阶;三千石两阶;以济军储’。又定制:

‘司县官能劝率进粮至五千石以上者减一资考,万石以上,迁一官、减二等考;两万石以上,迁一官、升一等,皆注见阙’(即现缺)。更加广泛的公开号召官吏向人民搜刮米粮财物,以济军用,所谓‘劝率’,实系强迫,此牒所纳数目虽未列出,所费当必不少,碑石恰好是统治阶级的历史罪恶见证。(引文均见金史食货志五)

六、‘宝券’。金之币制极为混乱,屡改屡坏,贞祐三年以交钞不行,改为‘贞祐宝券’,‘立沮阻罪’,强迫按官价使用,‘所支既多,人遂轻之’,‘行不数月,又复壅滞’,‘千钱之券,仅值数钱’,不久便废,改为‘贞祐通宝’。(见金史食货志三)

七、牒文月日,没有写出,以宝券发行时间及礼部尚书张行简任期度之,当在贞祐三年七至十二月间。

八、牒内官职,礼部各官,已见注一。

‘正议大夫’、文官、正四品上。

‘骠骑卫上将军’、武官、正四品下。

‘駙马都尉’、帝婿例官、正四品。

‘太子太傅’、正二品。

‘翰林学士承旨知制造’,翰林学士院最高官职,正三品,掌制撰词命,凡应奉文字街内带知制造,贞祐三年以张行简

任此职故，特升为从二品。

‘修国史’，国史院除‘鉴修国史’外之最高官职，掌修国史，判院事。（以上均见金史百官志）

九、‘徒单’，女真族姓氏。（见金国语解）

十、‘礼部尚书张’，按金史张行简传：‘行简字敬甫，莒州日照县人（今山东省）。大定九年，进士第一。泰和六年，为礼部尚书兼侍讲，同修国史，秘书监。七年，累迁太子太保、翰林学士承旨、尚书、修史如故，贞祐初转太子太傅。庄献太子故后不置官师官，升承旨为二品，以宠行简，三年七月，上书论丁忧致者免纳弓箭，是年卒’。其任职时间与官职衔名，完全与牒相合，故肯定为张行简。其父讳，进士，最明古今礼学。弟行信，亦进士，两登相位，正直敢言。行简歿后曾继为礼部尚书，金史谓‘张讳、行简、世掌礼官，世习礼学，其为礼，行于家庭，讲于朝廷，施用于邻国，无不中度……金诸儒臣，惟张氏父子，无愧于古’等语。行简在七月间，还上书言事，张行信是十二月转任礼部尚书，故行简之死，必在七月以后十二月以前，贞祐宝券亦发行于七月，可证此牒为张行简任职最后数月内事。（引文见金史本传）

十一、寺塔沿革及有关文献

1、此寺原称‘万寿寺’，据明嘉靖吴祜河州志（下称吴志）：‘万寿寺，州北四里，唐初建，以镇西蕃朵思巴之地，后鄂国公尉迟恭重修浮屠十二层，明洪武十三年都纲失喇坚藏复修，二十六年作汉僧正司’。清康熙二十六年张璘河州志（下称张志），四十六年王全臣河州志（下称王志），均有相同记载，惟王志称‘塔高二十丈’，又明解缙居河州时；有

万寿寺诗云：‘河州城东万寿寺，古碑上有贞观字，时时独立倚青空，大夏河声宛如宜’。（此诗从吴志转引，王志‘万寿寺’作白塔寺，‘宜’作‘耳’，似均有误，疑为‘宛在耳’。但解集不载此诗，无从校正，可见唐建之说，原有古碑记其事，今已亡失不可考。又清康熙时邑人吴之瑜‘重修万寿宝塔碑记’（现存残石一角，如拓片，导河县志采录时，较今存字为多）称：‘今岁之秋，曾登塔拂石而读其遗文，知塔成于唐，为尉迟恭创建，以镇西蕃朵口口口口口，塔周绕以曲廊，递废递兴，代远莫考，至都纲班麻失加等尝以身任之，随处劝募，重修其成，迄清盖三百二十余年于兹矣。游人踏沿，得吾郡口口口口负荷捐囊，鳩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’玩其语气，似州志所载，源出于吴记所称之石。（今临夏市城西北二里之万寿观乾元塔与此无关，不可以名似相混）

2、又有称‘白塔寺’者，见于王志最多。如名宦传‘尉迟恭、鄂国公。贞观间陇右道总管、监造，白塔寺，镌于贞珉’。所载明解缙万寿寺诗句亦作‘白塔寺’。另载明高弘、清李苏、王余臣等咏白塔寺诗四首(高诗亦见吴志，另见后)，皆指此寺。导河县志八景‘白塔晨钟’条下，注明即‘万寿寺’，并附张质生先生建七古一首，纪述甚详，想自明以来别称如此。(如兰州慈恩寺塔，今呼为北塔山之类)，现亦称此寺为‘北寺’或‘北滩’，当以寺在城北，‘北滩’即‘白塔’转音，寺焚塔倒后遂呼为‘滩’耳。今永靖县之白塔寺，亦与此寺无关，不可以名同相混。)

3、近又称为‘宝觉寺’。见民国导河县志：‘宝觉寺见旧志，唐尉迟恭创建，明洪武间，清康熙、光绪、宣统间，历经重修，民国戊辰，寺火塔存’，按吴志载：‘宝觉寺，

在州南关外东。’张志同。王志不载，想寺已不存。民国以后呼此寺为‘宝觉寺’之来历不详，或因各寺历毁历修，原宝觉寺僧居此而易名欤？导河县志所谓见旧志者，乃指王志万寿寺，非吴志、张志之宝觉寺，因黄陶庵先生修志时未见吴志、张志，故不知另有宝觉寺耳。

4、至‘慈济院’及‘瑞容佛光塔’之名，均不见志乘记载。（吴志有‘慈济寺，在州北，永乐七年番僧坚藏修建’，因时代不同，当于此寺无关）得此可补文献之缺。愚意瑞容佛光塔名赐于贞祐三年（公元一二一五年），不二十年而金为元灭（公元一二三四年），亡国敕牒，改朝后埋藏塔下，亦意中事。又金时屡次出卖寺观名额，贞祐三年更大令官民‘劝率’诸人纳物进粮，以济军用之时，此塔名、院名，均为‘劝率’承买而来，定非新建，以故其名不为人所重。又为时不久，金已亡国，后人恶弃而不称，名遂不著。

5、此寺金以前当为汉僧，以此牒内塔、院，人名考之可知。入元，喇嘛教大兴，元军兵力所及之地，无不有喇嘛行化之迹，河州为吐蕃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设立之地，喇嘛之盛可知。此寺改住藏僧，至明洪武二十六年始复为汉僧正司。至今均住汉僧。现住僧通吉、与徒达理等三人。通吉姓胡，号灵芝，年八十四，六岁出家，住此寺七十余年。一九四六年曾于此寺开坛传戒，寺内花草树木，多其手植，牡丹芍药尤盛，花时游人甚多，为名胜之地。

6、此寺于一九二八年毁于兵火，次年阴历五月初十日塔亦经雨倾圮。后陆续建筑，至一九四五年竣工，仅有山门、大殿、两厢，状如现在，塔以工巨不复建，但在一九二八年照片观之，犹可见原貌，塔为砖砌，共十二级，下层四方形，绕以曲廊，

其上十一级，皆八面重檐，建筑艺术甚为精美。以前残存砖质塔佛数尊及花砖多块，有刻连锁纹藻井砖尤古雅，今皆失去，只莲花砖一块，方约尺余。尚存。（已拍照存之）应同此碑，妥加保护，以为研究历史文物与之建筑艺术参考。

十二、补注：

1、𡿨系梵文。藏文写作𡿨，汉译经咒均作‘唵’音。藏文正确读音如‘喻木’。此碑所刻与敦煌莫高窟六字真言碑写法微有不同。（莫高窟碑为‘𡿨’）此字在密宗中撮义甚广，有皈命、供养、顶相等义，修持者持‘唵’字，以示皈命于佛。塔，梵语为‘塔婆’，刻此字于佛塔顶头，有作佛顶相与皈命于佛之义。（据叶寓尘君函告）

2、又牒内公文用语，今已不习用，附释于下：

‘见钱’，即现钱。

‘须至’，旧公文末尾多用‘须至××者’，宋朱熹文集内文移榜帖，末多用‘须至’字，其由来已久，清末民初公文，尚有此语。

‘准’、为‘準’字简写。宋周必大二老堂杂志：‘敕牒準字，去十为准，或谓本朝寇準为相而改之。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準而避，其实不然。予见唐诰已作准。又收五代堂判亦然’。据此，可见准字在公文上写用已久，其义与标准之準相同。至清末民初公文上则用于平等机关来往公文用语，如‘案准’‘准此’等。

‘故牒’、牒为公文之一种形式，‘故牒’系公文结语，唐时牒尾也有之，见韩愈袁州申使状。

3、此寺在今临夏市东川后古城村北，后古城即唐时河州故城，城址已不存。

4、又据寺僧达理言：与此碑同时挖出尚有一碑，文字较多，用以搭桥，今不知在何处，容再访之。

十三、附录

明高弘（山西人、司铎河州）白塔寺诗

巍巍雁塔倚青霄，塔上铃铎乍起飙；千仞岩崖悬瀑布，九重宫殿奏箫韶；钵龙惊去云仍湿，海鹤飞来月尚高；入夜不堪倚枕听，宦情离思共迢迢。

清·李苏（康熙时人）白塔寺小集诗

浮屠百丈接昆仑，绝域今来憩祇园；芳树坐深松子落，曲廊吟断鸟声繁；环天漠漠云垂塞，匝地盈盈绿到门，多少兴亡归浩劫，山云不动是顽根。

清·王余臣（知州王全臣之兄，康熙时来游河州）陈明公招集白塔寺诗

招提云掩静无哗，次第行来兴更加，塔影凌霄迟落日，松阴满地映流霞；巡檐皓齿歌秦曲，说偈高僧进楚茶；远岫云生天欲暮，相期再听演三车。

又前题次陆吉人韵

绕寺纵横陌与阡，相逢最爱主人贤；雄谈顿觉襟怀爽，雅度能将俗虑蠲。漠漠苍苔侵曲径，森森翠柏耸青天；愁听画角山楼奏，信马垂鞭逐暮烟。（以上见王忠）

张质生建（州人、临夏回族自治州副州长）

白塔晨钟诗

唐代佞佛开琳宫，白塔千寻插碧穹，面面宝光腾舍利，运动鬼斧成神工。借问建筑者谁子，尉迟敬德莫与比，餐云母粉终残年，百战归来参佛理。晨钟敲碎英雄梦，誓度阎浮缁白众，一治一乱历年多，禅悦难回盗兵弄。劫历五代经胡元，

香火因缘拥宝幡，千佛名经八功德，明清两代塔犹存。无端
又值红羊劫，烈火焚烧坏云压，虚空粉碎塔亦无，无无亦无
归佛法。风雨深宵作意鸣，塔翻无复旧钟声，至今塔下寻残
瓦，瓦上犹镌敬德名。（导河县志）

瑞容名牒剩枯禅，住世人间七百年，残碣断碑谁过问，夕阳
影里打青毡。

一姓兴亡万寿寺，河州城北忆郊垌，华严居士遗山外，亦有
玉如野史亭。

玉如我兄枉过幸甚促成二诗谨存作一笑耳。

弟冯国瑞八月二十一日

空斋养病若安禅，偶考金碑贞祐年，自润枯肠倾白堕，人知
旧物祇青毡。

唐朝破塔劫频经，颓址来寻在野垌，寺外尚书坟寂寞，人敲
砺石碎碑亭。

和仲翔韵 玉如

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游北寺观牡丹芍药归后写此与
释达理 思温

西北军阀发源记

这篇《西北军阀发源记》一文，是临夏市工商联干部周钰同志供稿，按原文目录所列全文共有七篇，①西北军阀发源记，②③④ ⑥⑦。但除第一篇《西军记》外，余均佚，关于《西北军》原文，有序有跋，内容颇有参考价值，所憾者，此文作者是谁，名佚不载，一时无从查考，除待考外，先将《西北军》一文选载本期，俾供关心地方文史者参考。

—编者—

西北军阀发源记序

自古边地，多奇材异杰之士，建立殊勋，照耀史册。以兵地近蛮夷，俗杂戎狄，崇尚武功，人习战斗，茹苦耐劳，劲健优于内地。当国运盛隆之际，苟能用之有方，驾驭得当，往往为国家干城之卫，建守边之效。其或国运衰促，用之失道，驾驭无方，亦易成尾大不掉之患。如唐宋之往事是已。唐以安史（安禄山、史思明）之强，中原鼎沸，宗社几危。宋以西夏之兴，边防多事，西北沦陷，夷狄之患，与有宋相终始。此其明验也。有明一代，用西北番将为土司，立指挥、都督、签事、同知等名，集军权于中枢，边地安逸，无强梁之患。满清沿明之制，设置标营，边将异族，间或膺干城之选，其阶不过偏裨，积资历奉膺专阃者，寥若晨星。专制国

家，视军权慎重，不轻假借滥授也。清初兵制，沿明标兵之旧有督标、镇标之名称，分辖于副将，参游、督守。自洪杨军兴，兵制偏重于招募，左文襄平定关陇，后选用边地魁杰，初编镇南骑兵三旗，为西北回族统军发轫之始基，民国之初，共和新创，袁氏内怀异志，俾于边将之偏袒宗社党，笼络为政，西北回族军阀，渐次兴发。至于今日，蔚为青海、宁夏两省。其初不过边地两镇，而其发源，则起于寥寥数营防军而已。天下事，每起于微末，而其发展乃竟出人意外者，往往如是，此亦关心国事者，所当注意者也。予生长陇土，见闻较确，故暇时笔之于书，以备将修国史考边事者之采取。至于文之工拙，非所计也。 民国三十三年长夏六月楚南李应铭序于兰垣旅舍

目 录

西军记

壮凯军记(固原提督部军队约有五营)

昭武军记(宁夏马福祥部编制)

振武军记(平凉镇守使陆洪涛部约五营)

宁海军记(由西军发展扩编而成)

忠武军记(周务学部原驻兰州空心墩旋开州为边关道)

骁锐军记

西 军 记

西军者发源于湘阴左氏平复关陇后，所编制之镇南骑兵

三旗。清制骑兵，每旗不过百名，分中、左、右三哨。每哨不过三十骑而已。当关陇平复以后，伏莽未靖，楚军转战远来于边地，情形未谙，遂选用当时魁杰，编制镇南骑兵三旗，以作向导，收复河湟各郡，并资镇慑，以马占鳌氏为督带统之，并兼中旗管带。设左、右二旗，另有管带，而事权统之于督带。当时之管带，即今之营长队长之职，归河州镇总兵调遣节制之。其职权则如今之游击司令。故历年边地不靖，番戎不静，则调遣弹压平复之。故疆吏每值番地或教案纷纠有事，恒得此三旗之力以平复之。马氏积资至记名总兵官。及马氏逝世而继任者，为伊之长子马安良氏。盖此三旗，为纯粹回族兵士，而易以别将则不能统带也。迨光绪庚子（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）联军入都，清帝出走，驻蹕秦中。各省疆吏，募兵勤王。甘督檄马安良氏，召募西军，马步十三营赴行。在以时局迫促，召募不及，遂用征拔之法，克期成军，仓卒星夜赴秦中，行在西军之名，自此始。当时兵制，步兵每营不过三百名，骑兵每营一百二十五人，设中、前、左、右、后，正副五营，共为十营总称曰：西军。马安良氏为统领，清季兵制，盖如此也。及清帝回都，和议已成，西军回甘，遣散之。仍留旧有之骑兵三旗，马安良氏原统之。彼时，安良氏，已历资进阶至总兵。清帝以驻防镇慑番、回之事权授之，其职权性质，则如土司之世袭。而易之以其他之将，则未能收指臂之效。至有警，则仓卒成军，无事则照例遣散、缩编，犹存古乡勇之制，法良意矣，易发易收也。辛亥之秋，武汉起义，关中革命军兴，陇属满清，甘疆吏长庚氏，征调马氏，仍复组织西军，较前扩充，为十五营。旗分中、前、左、右、后五军，设五

分统，总归马氏统之，故称名为西军精锐军。总统赴秦中乾州，与革命军作战。当时陇上，有两总统。一西军总统，一壮凯军总统也。西军赴乾州取中路，壮凯军赴凤翔取南路，乃以旧甘督升允为督办，统摄两路军事。迨清室退位，共和告成，升允秘电不宜，仍促作战，升为满人，理固然也。于是秦中革命首领患之，由秦中遣派代表，至军前宣布清室退位之诏及共和成立各种政令。并设筵乾之郊外军次，联欢两方将士。升氏微服潜行，西军退拔陇境。彼时局势，似仍照前遣散，惟甘督已另更，资望较浅，加以改革之初，人心未定，伏莽思逞，而宗社党潜来西北，未敢主持遣散之议。而袁氏初膺大任，胸怀异志，共和始建，蒙、番未孚，电马氏仍统西军，驻兰维持秩序，并授以甘肃提督之任，深依重之，藉以镇定西北焉。及湖口独立，二次革命事平，洪宪帝制发生，袁氏遍征各省统军大员子弟入都，为卫侍武官，作留质政策，虑有军权者之反对帝制，马氏遣子马廷勳（系第三子，俗称三少君），循例入都，留滞不得遽返。丙辰（民国五年—1916年）共和恢复，黎氏继职，马廷勳氏遂得返里，时马安良氏已年崇，厌倦世事，马廷勳氏遂膺凉州镇守使之任，统西军之一部赴凉，余仍驻河湟各地，任防守之责。马廷勳氏，既任甘凉镇之次年冬，西军总统马安良氏逝世，时年踰古稀矣。于是廷勳氏照例承继，接统西军全部，彼时西军前军三营，已随马阁臣（马麒字叫阁臣）氏赴湟中，改编为宁海军。后军马国礼氏，因追剿白匪（白朗）不力，遗误军机，天水失守，被甘督张广建氏，遣散。所余只中、左、右三军，共九营，而名称仍为西军。因总统曾与国体抵触，改为军统。当时陇上有两军统，一振武军陆洪涛氏，一即西军马廷勳氏，任

甘凉镇数载，军中将弁，多半陆续退伍，移宫櫓翼，代谢新陈，已非曩时状况。当辛亥与陕中革命作战之时，虽属仓卒成军，所用将校，多选劲悍强健之伦。自共和告成，防军为沿清旧式军队，政府初不重视，而饷项有名无实，往往过期不得支领，于是多健者藉故退伍，西军只存空名，非复当初英锐，廷勸氏徒拥重镇虚号，部队废弛散涣，上自军统，下至校弁，皆以包税营商，维持生活，饷项实不足以维现状，此环境形势，潮流淘汰，物竞夫择，天然公例，人力无可趋避者也。加以军统世家门第，未经风浪，文恬武嬉，暮气日增，无形退化，毫无追益振作，镇凉十载，屡任烟款总办。政府以禁为征，烟税按亩增加，年年增加，军统承办。将及十载，不无赢余，汽车电扇，坐享物质文明。初不知世变之剧烈，从何而来也。民十二年，直奉战后，冯军莅甘，西北边防督办，经营秦陇，军纪严整，声威所及，陇上群情，谈虎色变，社会为之紧张。自刘郁芬省军与陇东镇守使张兆铨兵戎相争，武装解决，省政府强有力而一改旧时仰鼻息于外，镇强藩之旧观。于是宁海、陇南诸镇，皆惴惴自恐为人所并吞，增兵购械，暗作自卫之准备，暗中酝酿，互相猜忌，外表特使往来，恭辞厚币，尚无抵触启衅之机发动。盖省军刘氏，持重为政，而各镇亦不敢轻举妄动。自李黄（李长清和黄得贵）政变，陇东军失败，陆氏残部解决消灭，以后省中始派员点验各镇军队，始通令统一各镇军纪名称，一切内部，务期按照中央所颁行，西军改编为混成旅，不得再沿用旧时称谓。于是耳目一新，壁垒森严。如李光弼入郭子仪军中，一申号令，旌旗为之改色。识者早知昔日自为风气，形同割据之旧式强藩列镇，无复有存在保留之余地矣，时人